

那一抹海天蓝

□龙仁青

1

青海湖到底有多蓝?在藏语中有一句形容青海湖的赞词,时常挂在环青海湖地区草原上牧民的口上:融化的蓝天滴落在大地。我曾写过一首歌,写青海湖的,叫《大地上的蓝天》,便是因为这句赞词的启迪有感而发写下的,我国著名音乐家吕远先生为这首歌谱了曲。

说起我和这位音乐泰斗的合作,还有一些为人不知的旧事渊源。

早在20世纪50年代,一位名叫朱丁的上海大学生响应号召,来到了青海,在当时的《青海日报》做了一名记者。有一次,朱丁前往青海湖畔的牧区采访,来到金银滩草原,在这里,他第一次听到了藏族情歌“拉伊”,经当地通晓藏语言的干部翻译,他搜集到了一些“拉伊”的唱词,并在一篇新闻报道里引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。这篇报道发表后,远在青岛的著名音乐家冰河先生读到了,他被其中的“拉伊”唱词所打动,认为这些唱词干净朴素,散发着毛茸茸的民间生活的色彩,于是,便给唱词谱了曲,一首歌就这样传唱开来,这首歌就是《金瓶似的小山》。

最早演唱这首歌的,是我国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崇懋先生。

朱崇懋是我国蜚声中外的著名歌唱家。他的演唱含蓄内在,细腻深情,音色甜美,吐字清晰,特别是在高声区的弱音控制和延长分外动人。他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等抒情歌曲风靡几代人。20世纪80年代初,朱崇懋先生去了美国,但他依然执著于音乐事业,在美国纽约组织华人合唱

团演唱中国歌曲,在美国华人界影响广泛,各类媒体竞相报道。2000年10月11日,朱崇懋先生病逝于纽约。

朱崇懋先生和吕远先生交往甚密,吕远先生曾应朱崇懋先生的约请,答应为朱崇懋先生量身创作一首歌曲,不想时代纷纭变幻,两位音乐界的泰斗都遇到不同的遭际,这首歌却一直没能完成。时隔50多年,恰逢朱崇懋先生90诞辰在即,吕远先生欣然决定完成这半个世纪前的约定。于是他顾不上80高龄,专门来到了青海,来到《金瓶似的小山》所描述的青海湖。

他特地去了金银滩草原,在坐落于西海镇的王洛宾音乐纪念馆中流连忘返,在这里他邀请我为青海湖写一首歌,我虽然深感压力很大,但还是写出了一首歌,吕远先生也很快完成了谱曲工作。

这首歌录制完成后,并没有传唱开来,偶尔,我却会轻轻哼唱起这首歌。每次唱起,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出天空一样碧蓝的青海湖,以及被青海湖的碧蓝同样渲染成了蓝色的,我的童年。

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·巴勒斯在他的文字里细致入微地描述过哈德孙河畔的蓝鸫,他写道:“当大自然创造蓝鸫时,她希望安抚大地与蓝天,于是便赋予他的背以蓝天之色彩,他的胸以大地之色调。”他继而写道:“蓝鸫是和平的先驱,在他身上体现出上苍与大地的握手言欢与忠诚的友谊。”我国著名翻译家、自然文学研究专家程虹女士对约翰·巴勒斯笔下的这几句话,给予了高度评价,她说:“寥寥数语,气势磅礴,充满着哲理与希望。”

约翰·巴勒斯在他的文字里还描述了

一只被一个调皮的男孩用弹弓打死的蓝鸫,说它“躺在地上,如同洒落于地的一抹蓝天。”当我看到这句话,即刻惊叹不止。中美虽然远隔东西,做着不同事情的人们,居然有着如此相似思维,如此肆意飞扬的想象力。而这样的思维和想象力,却又流露出一种长不大的童年的天真。

我猜想,约翰·巴勒斯一定有着那双干净透明的眼睛。这样的干净透明,同样能从朱丁先生第一次听到“拉伊”时,那样好奇又专注地聆听中可以看到,能从冰河先生读到报刊新闻里的唱词,即刻激发灵感,投入创作的冲动中可以看到,能从朱崇懋先生满怀激情,不染杂质地深情演唱中可以聆听到,也可以从吕远先生50年始终不渝,为友情赴约的真诚中可以感受到。

这样的干净透明,有着蓝天大海一样的通透亮丽。

2

草原进入初秋,我看到夏天的无奈与挣扎。远远看去,翻滚的草浪依然涌动着青绿,那是不甘随季节远遁的夏天以叶绿素的方式躲避在草叶里。但走近一看,就会发现,秋天正从每一株绿草的边缘和草尖上侵入,势不可挡地渗透着,亮明了它作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季节的所有权。尽管,在向阳背风的草坡,在水分充足的沼泽地——这些夏天的同谋依然在暗地里挽留夏天,以阳光、水的名义,拖延着夏天离开的时间,但一切大势已去,秋天正汹涌而至。

也就是在这个季节,草原上原本姹紫

嫣红的野花们都渐次收起了它们的色彩与芬芳,但有一种花,却悄然在由绿变黄的草色中绽放了。它就是龙胆花,它有一个极其诗意的名字:蓝玉簪龙胆——如果亭亭玉立是多刺绿绒蒿专属的成语,那么,蓝玉簪龙胆则从这“玉”中窃取了一枚温润的玉簪——它天生就该闪亮在一位女子的发髻间,这位女子,是一位熟女,她有着历经生育与繁衍的坦然与雍容。它是秋天的女子。

在整个夏季,草原上的野花带着对生命的渴求,在短暂季节的温暖里,完成开花结果的枯荣,伴随第一缕秋风,它们便化成一撮花肥,开始等待下一个季节的轮回时,龙胆花这才开始悄悄地开放。

忽然就想起蓝玉簪龙胆在藏语中的名字——邦锦梅朵,意思是装点着原野的花朵——逐水草而居,随季节游牧的高原牧人,在将要度过冗长的冬日之前,看到了自然对他们最温存的安慰。

龙仁青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汉藏双语作家、翻译家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《民族文学》等报刊发表原创、翻译作品300余万字,出版《咖啡与酸奶》《孔雀翎上的雪峰》等作品30余部,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“骏马奖”、中国汉语文学“女评委”大奖、三毛散文奖、青海文学艺术奖等。

无边风月楼外楼

□王楚健



西湖孤山下的楼外楼菜馆,跨越了三个世纪的“老字号”,蕴藏着杭州最风雅的文化。

楼外楼是一座翘角飞檐的古典式楼阁,背倚孤山,面朝西湖,门厅总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,且从不接受席位预订,我唯有趁着斜阳尚在,提前赶上,直奔二楼占个靠窗的桌位。然后坐下来,一边欣赏窗外的湖光山色,一边不紧不慢地翻着菜单。点完了菜,起身踱到露台上,找到最佳的赏景方位,极目远眺,可以将半个西湖尽收眼底。

最近一次携友人登楼,是在丁酉立秋后不久。那天午后下过一场雷雨,驱散了燥热的气温,顿觉神清气爽。于是,我们在楼外楼上遥望连绵群山青黛素雅,如国画的淡墨意蕴;雷峰塔、小瀛洲、湖心亭等景点在淡淡的夕阳下轮廓清晰,似细笔勾勒;苏堤像一条卧波的长龙,堤上六座间隔不远的拱桥呈波状起伏,仿佛弓起的龙身,富有灵动感;堤岸两旁花木葱郁,姹紫嫣红,整体如画笔涂抹的写意色彩。近看平坦如镜的湖面上,偶有游船划过,泛起

层层涟漪,揉碎了一方秋水。更远处,荷叶田田,顺着湖岸边蔓延,荷花亭亭玉立,被沿岸的青青垂柳映衬着,如一群在微风中翩翩起舞的红粉佳人,显得格外绮丽。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是,楼外楼西侧有着极具江南园林风格的西泠印社和俞楼,俯瞰可见修竹娇花、假山叠石,清泉池沼,亭台楼阁,情不自禁地会浮想起近代文人在此雅集,群贤毕至共论金石之道的情景。

返回楼内餐厅,墙上的风景又是另一番旖旎。最里面的中厅,醒目地挂着现代“海上画派”名家唐云的巨幅国画《松鹤图》镜框,画心长近4米,宽近1.5米,以工笔加小写意的笔法,描绘一棵雄伟挺拔的苍松下,分别生长着一丛从幽兰、灵芝和翠竹,一只丹顶白鹤傲然地立于巨石上,回头顾盼的情景,表达了北宋高士林和靖隐逸孤山放鹤种梅的意境,又饱含着祝福楼外楼万古长青的吉祥寓意。唐云的单幅作品多数不超过四尺整张,这幅画无疑是其一生难得的大手笔。移步至大厅,墙上的视觉冲击力更强,一幅更巨大的镜框内装着名为《百花齐放》的国画,世间花草

不分季节地集聚在其中,缠绕在松石之间,铺陈在山涧之中,色彩浓烈奔放,充满令人震撼的妍丽。这是现代画家张天奇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精品。

天色暗了下来,客人渐渐多了起来,正宗的杭帮菜开始靓丽登场。杭帮菜以清淡为主,特别讲究食材的品质和新鲜度,佐料则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,尽可能不掩盖菜品的原味。我特别钟情于传统名菜西湖醋鱼,这道菜要选鲜活的鳊鱼为原料,它肉质鲜嫩且腥味少,加上厨师纯熟的剖切刀功,放入沸水中煮到七八分熟,沥去多余的汤汁,配上姜末、葱白、酱油、黄酒继续蒸烧,装盘后浇淋一层糖醋,酸爽甜鲜合一,色香味俱全,让人吃得无限惬意。

龙井虾仁也是一道少不了的菜,精选出的淡水虾仁个个晶莹如玉,放在锅里热炒到半熟,再将浸泡开了的上等龙井茶撒在一起继续炒,掌握火候,最后加点蛋清、黄酒,上桌后色泽素淡,入口鲜爽脆嫩,唇齿间香郁缥缈,诠释了杭帮菜的精致雅趣,让人舍不得大口大口地吃,拿筷子的手顿时放慢了节奏,举止变得优雅起来。叫花童鸡也是楼外楼非常热门的名菜,传说是南宋时期“丐帮”帮主洪七公首创的,用荷花叶、透明纸严实实地包着精盐、黄酒腌过的三黄鸡,加上各种配料,又用酒坛泥碾成粉裹住,放入烤箱烘烤数小时,熟后敲掉泥封再上菜,剥开荷叶的瞬间,一股馥郁香气袭来,鸡肉酥嫩得仿佛入口即化,能让人大快朵颐,红酒便多饮了三杯。而放在精致的紫砂罐里炖出来的东坡肉,是将五花肉切成块,用葱姜垫底,加上酒、糖、酱油,罐置于存水的大锅中,在文火上慢炖,端上来每人一份,色泽红亮,入口香糯,肥而不腻,味醇汁浓,酥烂而形不散,自然妙不可言。另外还有蜜汁火方、宋嫂鱼羹、油炸响铃、菌菇炒菜心等也都是开胃佳肴,凸显大厨的手艺和匠心。

曾有人问我,其他饭店也能做正宗杭帮菜,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楼外楼。我总是

笑笑,坚定地认为在充满儒雅之气的楼外楼,饱览窗外湖光山色,欣赏室内名家书画,品尝席间美酒佳肴,三者合一就是品味绝无仅有的江南文化。遥想当年,楼外楼中曾经演绎了无数经典的故事,留下许多名人的佳话:吴昌硕慧眼鉴赏店匾书法,孙中山宴席上激情演说,徐志摩微醉思念陆小曼,郁达夫深情吟咏西子湖,鲁迅欣然推崇杭帮菜,丰子恺欢度银婚日,梅兰芳盖叫天欢聚品醋鱼,金庸翰墨题词赞名楼……政要名流、大师泰斗、文人雅士在这里把盏话茶,举杯言欢,吟诗作对,泼墨挥毫,成了一块块无形的金字招牌。

然而,对我而言这些都并非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赏西湖,品书画,饮美酒,享佳肴。我想,只有与同道知己置身其间,才是找到了人生至乐,极度风雅。我们高谈阔论着琴棋书画儒释道,风花雪月诗酒茶,思想在碰撞中不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,不时因灵感交汇时产生的惊喜,发出会心的一笑。就这样回味彼此的妙语,交流各自的心得,推敲对方的观点,有些思索,有些领悟,有些感触,又情不自禁地举起了各自的酒杯,眼眸中闪动着一些晶莹的东西。

楼外楼外,清风徐徐,送来丝丝凉爽,耳畔不时传来鱼跃出水面又自由落体的声音,飘来莺莺歌声。

王楚健

浙江人,有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华文学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鸭绿江》等,获诸多全国性文学大赛奖项。